

馬共主席投誠經緯及其啓示

羅石圃

在北平羈留了廿多年的馬共主席穆沙阿末 (MUSA BIN AHMAD)，已於前不久逃回大陸，回國向政府投誠，並曾在電視臺接受記者訪問，談及中共長期培養東南亞各國共黨的目標，及其能否為籠絡「東協」與它聯手反霸而切斷對各國造反夥伴的支援？穆沙阿末已斷定中共決不會放棄其夥伴，至於「亞西安」國家今後究應如何根除共禍？從他所敘述的投誠背景，更已指出共產黨人，都了然於自己走上了末路窮途，祇在等待政府讓他們回到自新之路。

(一) 馬共與中共的淵源

馬共的全名，為「馬來亞共產黨」。由於創立時，新馬都是英屬的同一政治單位，其後砂朥越及砂朥越與馬來亞共同組成「馬來亞聯邦」，但砂共並未併入馬共；且馬共組織亦未隨新、馬的分家而劃分。故其活動範圍雖祇限於西馬，不過仍然包括新加坡在內。

馬共萌芽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正式建黨，但最先把共產主義向馬來亞播種的，是荷蘭籍共產黨員馬林 (Marling) 所培養的陳馬六甲。依照馬林在印尼從事共黨運動的經驗，馬共似應以信奉回教的馬來人為主要對象，但實際上則以華人為主體。究其原因，則由於一九二二年，蘇俄已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中心」(South Seas Centre) 以策應馬共，其負責者均由中共派遣而來——繼後衍化為中共的海外支部「南洋共產黨」，便更着重於吸收新馬華人^①。

註① 「早期馬共歷史之分析研究」，張虎著，「黎明文化公司」出版。

在多元民族的馬來亞，華人的口僅次於馬人，且執掌了經濟上的牛耳。當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奔走海外期間，新馬華僑無不獻力輸財，唯恐不及。至民國成立後，面對國府的剷除軍閥，統一全國號召，當地僑胞亦紛紛組成了各種支援社團。適於此時，中共藉國共合作之名，命其在「南洋共產黨」的工作份子，紛紛滲入僑社愛國團體，用以欺騙華僑青年左傾，這是馬共成員以華人爲主的濫觴。

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彭湃所率領的紅軍被擊潰後，其官兵多爲閩粵人，遂藉同鄉關係向新馬逃亡，從而加入馬共，並將中共的武鬥與滲透顛覆等策略作爲馬共師承，當抗日戰爭初期，新馬僑社支援祖國抗戰的社團風起雲湧，中共海外工作更以滲入這類抗戰後援團體爲首要目標，更形成馬共組織在土著與華人之間不能平衡，尤其在日軍進侵新馬前夕，英方所招訓的華人抗日自衛隊，在英軍不戰而屈後，更無異爲馬共裝備訓練了一枝紅軍，這又是它以後強調武裝奪權及聽命於北平的來由^②。

日據時期，日本軍閥爲了利用馬人制華，除鼓勵馬人作爲監視華人抗日武裝動態及暗中接濟它的華商，俾便加以殘酷的懲罰而外，並倡導「泛馬運動」(Pan-Malay Movement)——亦即團結馬印(尼)人以抵制華人，遂播下了華馬兩族對立仇視的種籽。繼後馬共以爭取政治地位平等挑撥華人；又在馬人之中，以必須剷除華人剝削階級，始可取得經濟地位平等以煽動馬人排華，甚至造成一九六九年的兩族流血衝突，都是由此肇端^③。

不過大戰結束後，馬共非華人的總書記賴特(Lighter)雖已在清算中逃亡，總書記一職即由華人陳平接替，武裝部隊官兵亦以華人爲主體，並完全聽命於北平，但對馬人亦非常重視。穆沙阿末以出任馬共主席，便是表明了北平對馬共的發展，重視籠絡馬人，這從他自新後向記者的談話，即可窺見一斑。

(二) 馬共主席長期羈留大陸的任務

穆沙阿末曾指出：當一九四八年馬共中央擔任吸收馬人入黨工作的有兩大要角，即阿都拉與哈芝哈欣，他便是經由此兩人所吸收的，所賦予的初步任務，爲爭取人民支持——尤其馬來族人，以便對英國統治者進行武裝鬭爭。至來年六月，英馬當局宣佈緊急狀態，馬共華人都被迫進入森林，祇有他所率領的一股由馬人組成的部隊仍然留在戒嚴區，這顯然是由於剷共的英軍對馬人共黨份子並不注意，祇着重於清剿叛亂的華人。

繼後他在森林中會見陳平，遂決定了另行建立一支完全由馬人組成的共黨第十聯隊——以後爲第十團——由他擔任政委；至

註② 「東南亞新興國家」下冊，朱鶴賓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編印。
註③ 「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楊建成著，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出版。

一九五四年退入泰馬邊區後，他又升任該聯隊指揮官。一九五五年馬共在與馬來亞自治政府展開「華聆會談」（按「華聆」係泰馬邊境一小城）之前，改組中央，設立中委會主席與副主席，由他擔任主席，以印人巴藍爲副。這顯然是基於馬來亞爭取獨立，乃由華、馬、印三族所組成的「聯盟」共襄其事，所以馬共也不得不在領導階層中位置馬、印兩族人以增強其陣容^④。

以華人爲主體且由中共哺育而成的馬共，在向馬人社會發展組織過程中，可謂煞費苦心，例如吸收穆沙入黨的馬共兩要員，據穆沙揭露：其中之一的哈芝哈欣便是華人。他原名張振南，爲了矇蔽馬來人以便吸收他們入黨，遂改用馬人姓名，穆沙入黨後其所以能够迅速高升，不僅由於他的文化程度較高，及在新建立的第十聯隊中達成了吸收馬人的任務；更由於在馬共武裝鬥爭節節失敗退入山區過程中，領導該聯隊的其他馬人都紛紛潛逃，唯有他能够掌握殘部堅持到底，可見馬共在馬來人之中幹部難求，組織發展不易。

穆沙雖曾表明：他與馬共總書記陳平在政策上頗有歧異，但對歧異之點，則避而未提。至於他自一九五六年即被召回前往北平便一直羈留至今，這是否由於他與陳平在政策上的歧見所導致？據他自己所稱，與此無關，而係基於另外兩大理由：首先是爲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共產主義理論及實際行動；其次是身爲馬共主席，必須由他代表在海外與共產國際週旋。所以他抵達北平後，即赴重慶「馬列學院」埋頭受訓，並出席過莫斯科的國際共黨會議，及訪問過河內與阿爾巴尼亞，且經常在北平會同馬共幹部與中共方面舉行會議。再由繼後陳平也長期羈留在北平^⑤，都可證明穆沙離開馬共基地，係出於中共的意圖，並非爲了解決他與陳平之間的爭端。

發人深省的，是穆沙所稱：馬共在北平設有組織機構，且經常與中共中央舉行雙邊會談，並於作成鬭爭策略路線決定後，再傳達泰馬邊區的馬共基地依照執行，其間經常來往於北平的馬共幹部，全屬華人，隸屬於第十團的馬人幹部則始終沒有人到過大陸，所以他被羈留在北平的消息，第十團上下都無人得知；而他與陳平在政策上的歧見，亦對屬下守口如瓶，從未有過透露。實際上馬共在北平所決定的鬭爭策略路線，都是遵循中共的意旨，所以他與陳平的分歧，亦與大計無關。這也顯示馬共組織，不過是中共的傀儡。

(三) 斷定北平沒有放棄造反夥伴的可能

穆沙所透露的，尙有中共在重慶設立的馬列主義學院，乃專爲訓練馬共與泰共幹部而設的，訓練爲期兩年。過去越共投誠幹

註④ 「投誠馬共主席穆沙電視訪談」，〔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元、八、第六版。

註⑤ 同註④。

部曾經指出：馬、泰共份子多被召進入越寮接壤的和平「反美學校」，接受中越共聯合訓練，結訓後除遣回本國工作者外，凡成績優良的可造之才，則選拔到大陸繼續進修，以便研究高深的馬列理論^⑥。這也可由穆沙的親身經歷予以證實。此外是對於東南亞各國共黨，中共無不設有專為它們高幹訓練的場所，但都加以嚴密隔離，唯獨對馬共泰共則視同一體，就穆沙的親身經歷，與他同時在重慶接受訓練的，除馬泰共幹部而外，尚有來自新加坡的馬共人員。由此可見泰、馬、新三國政府的剿共工作，必須更進一步的密切合作才能將任務完成^⑦。

馬、泰共的大本營都設在北平。按照穆沙的透露，馬共中委會每隔三兩月即在北平與中共舉行一次聯席會議，其決定都交由留在國內的組織執行，至於何以不將其高幹遣送回國？顯然是爲了等候時機。一般或認爲值此中共爲了拉攏大馬政府增進友誼的過程中，羈留在大陸的馬共高幹幾乎已沒有回國的希望，其實不然，這在緬甸已有其先例。一九六三年，仰光政府已倒向北平，並實行社會主義路線，因而獲得了中共承諾，概允促成仰光與緬共和談，以便化干戈爲玉帛，而一直留在北平的「緬共海外部」幹部數十人，也都由中共以飛機運送回緬，並藉和談之名回到了緬共盤踞的山區，從而成立了「北京派」，使緬共主席德欽丹吞受其包圍，組成「紅衛兵」，將所有主張與政府和談合作者，都以「修正主義」份子罪名，加以誅殺；並在中共支援指使下，將武裝叛亂迅速擴大升高。據其後逃離北平的緬共幹部於自新後透露：當他們返緬參加和談之前，中共海外統戰部負責人李維漢曾指示他們：「此次和談，祇許破裂，不許成功，其目的祇在藉機回到緬共基地奪取領導權……」^⑧。

大馬前總理拉薩克於訪問北平時，毛澤東向他建議，對馬共叛亂，不妨以和談達成和平，繼後對泰國前首相克立巴莫談到泰共問題，又稱對付共黨叛亂，最佳的手段：是不罵、不剝、不關他們，以免其因此成爲英雄，言外之意，顯然都在指出：唯有和談容共才能結束戰爭，好讓在北平所豢養的馬共泰共，都能襲緬共的故技，藉和談機會回國奪權。

誠然，中共爲了突破蘇俄聯合越共在它南面的封鎖，不得不拉攏「亞西安」五國及緬甸聯合反霸，對其培育的各國共黨，便唯有約制它們降低烽煙。但中共始終不放棄「政府與政府間友好，不能影響黨對黨的國際義務」原則，雖經「東協」各國領袖多方要求，亦迄不公開承諾斬斷對其造反夥伴的支援關係，上年泰、新領袖次第訪平後，「東協」曾傳出中共將謀求改變對各國共黨的立場，如今穆沙既已斬釘截鐵地斷定無此可能，應屬可信，「東南亞」各國如果仍寄望中共促成各國共黨與政府進行和談，便是忘了緬甸的前車之鑑。

註⑥ 「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月刊，楊格(Kenneth Young)著。

註⑦ 同註④。

註⑧ 《德欽丹吞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Thakin Than Tun)，向仰光投誠五名共幹合著，白一鶴譯，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四) 穆沙何以能回國投誠

羈留在中國大陸廿多年的穆沙，何以能够於上年回到祖國？據他自己所稱：在過去兩年來，他已與馬政府秘密聯絡，由於他對吉隆坡的承諾感到滿意，且有確切的信心，所以最後決定跟隨策反工作者逃出大陸，安全地回歸到了馬來西亞，至於如何逃出中共的鐵幕？及其所經過的路線如何？則都拒絕說明。我們認爲他這一段話大可懷疑，顯然是有難言之隱。不過他對大馬有關當局，當然不會隱瞞，也無法不揭露此中底細。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嚴密的封閉社會，所以到處都是鐵幕重重，從自由地區回大陸探親的中國人，與親人見面都須經由中共「統戰部」的安排，且在晤談時都有人監視，無法暢所欲言，試想大馬政府的策反工作者，在此種情況下，如何能够與馬共主席穆沙從事不斷的接觸？甚至談到策動他回國自新的問題？凡是對大陸情況稍有所了解的人，都可斷定穆沙所言，不能置信。

穆沙以馬共主席身份被羈留在大陸，他是中共心目中的一張王牌，對其行動必然派有專人經常監視。尤其如他所吐露的，近年來他已感到馬共的奪權鬭爭沒有出路，在失望的情緒下，認爲自己當年加入共黨，以至進入中國大陸接受深造而遭到長期羈留，都是受到欺騙，所以自一九七二年以來，即不斷要求中共准許其携眷回國，但都遭到北平當局以各種理由加以拒絕^⑨，由他這一段敘述，可見穆沙在八年以前，便已有了回國投誠的動機，且不惜提出回國的多次請求，負有監視任務的中共人員，斷不會不從察言觀色而窺知他的內心企圖，試想在此種情況下，又那能讓他有逃出大陸的可乘之機？

穆沙逃離中國大陸，並非隻身遠走，而是帶着妻室同行。如果沒有通行證件，無論是從北平或重慶到達邊境，連中國人都難以突破鐵幕重重，何況是一名拖家帶眷的外國人？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穆沙及其妻室的離開中國大陸，乃出自北平有計劃的安排，穆沙回到馬共在邊區的基地後，始與政府接洽投誠，並經由吉隆坡派員策反而促成他走上自新之途，這倒是大有可能的，不過對北平而言：穆沙所採取的此一背叛行動，則不能不大感震驚，若問中共爲何到了上年准許穆沙回國？要探索此中內幕，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上年五月間，大馬內長加沙里披露：越南共黨企圖在馬共三派之中，爭取一派的支持，由於此三派雖然對立，但都以中共馬首是瞻，致使越共的企圖未遂^⑩。我們了解：以往中共對泰、馬共聯絡支援的主要通道，乃由雲南經過緬寮北部——亦即輸出毒品的一「金三角」，藉販毒馬幫所關的「黃金小徑」通達泰馬邊區，至越共吞併了寮國，又爭取到了緬共武裝的歸順，且將基地轉

註⑨ 同註④，元、十、第七版。

註⑩ [南洋商報]、一九八〇、五、十四。

移到了「金三角」地區，此種情勢，大有助於河內爭取馬共向它就援。

假使馬共三派有一派倒向越南，則不僅其餘兩派將步其後塵，連泰共亦難免捨棄北平而倒向河內，中共爲了籠絡「東協」聯手反霸，既不能不降低對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且以補給它們的陸上通路，已被越共阻斷，遂不得不派遣穆沙回馬以鞏固其領導權，以免馬共琵琶別抱。這便是北平打出這張王牌的來由，至於北平何以不派遣陳平回馬執行此一任務？原因是陳平的資望雖高，與中共的關係亦最切，惟以馬共分裂後，其中實力最雄厚的「馬列派」對他一直鳴鼓而攻，不及穆沙的地位超然^①。

(五) 尋求自新的原因

穆沙投誠是否確實出於誠意？這從他答覆記者的詢問，可以獲得證明。記者曾經問他：何以在中國大陸經過長期鑽研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而對「無產階級革命」喪失了信心？甚至不惜無視於其本人在共黨的歷史與崇高地位而願意投誠？他所作的說明，確實有血有淚，顯示他的迷途知返，並非偶然。這是由於他看穿了共產黨縱使奪得政權後，祇是禍國殃民，與他先前所期望的正好相反。

他慨然指出：他最初沉醉於「國家主義」，所以堅持在英國統治下爭取國家獨立主權。繼後發覺此種觀念過於狹窄，遂相信須與共黨合作，始可達到「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要求，從而被馬共吸收入黨。在接受馬列主義薰陶過程中，他更相信：在共產制度下，將是公平與公正的社會。不料到達了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後，他所親眼看到的，却與其所憧憬的情況背道而馳；此後且更愈演愈烈，終於使他發現共產主義社會祇是鬼域而非天堂。

穆沙說明他抵達中國大陸的當時，適逢「鳴放運動」期間，當時無數傾吐苦水後而作不平之鳴的人，無不在「鎮右」的鎗口下，遭到了更殘酷的鎮壓，可見在共黨統治下的人民比殖民地的人民更得不到待遇的公平。尤其許多人的罪名都是「資產階級」，且禍延無辜的子孫，使他們都遭到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及因家庭出身成份不良而被剝奪了種種權利，更沒有公正可言。

繼後在「文革」期間，中共的內鬭益形激烈，甚至不惜唆使廣大的青年學生組成「紅衛兵」，鬪倒自己的同志以攫奪政權，共黨所強調的「同志愛」，至此已經掃地無餘，冷眼旁觀的馬共主義穆沙，指出他因此即看穿了馬共縱使奪權成功，也不過是中共統治大陸的翻版，其結果不過是將對敵的奪權鬪爭，轉變爲黨內奪權的惡鬪，至於廣大人民所得到的，祇是更不公平及不公正的待遇，在生活方面，雖已使富人變窮，但窮者愈窮，且有苦不許吐訴，凡屬有良心血性的人，對馬列主義，那能不感到寒心？先前的信仰自不能不因此動搖。

註①

「從北平看馬共分裂」、本刊、十四卷、第四期、拙著。

中共與蘇俄的分裂，由暗鬪而進入明爭，從互罵而演成互動干戈，且不惜彼此拉攏資本主義的敵人，用以攻擊所謂的兄弟之邦，穆沙更認爲此種方式，已動搖了馬列主義的基石——共產主義無國界，及共產國家所高唱兄弟的之親。這使他更了然於馬列主義之花已經枯萎。且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經濟日益繁榮，陳平在被召到北平後，即告許他馬共的「武鬥」已無法捲土重來。在華馬兩族流血衝突被救平後，中共不得不與大馬建交，更使馬共失去了華人的支持，顯示共產主義在大馬沒有出路，這便是穆沙對其醞釀決定投誠歷程的說明，頗可令人相信^⑫。

(六) 對「東協」國家的啓示

值得重視的，是馬共主席穆沙投誠所給予「東協」國家以及緬甸當局的啓示，首先就他對中共的了解而言，北平雖然爲籠絡「亞西安」和緬甸聯手反霸，不得不修改先前提援各國共黨叛亂的策略，但他斷然指出絕沒有停止支援的可能，充其量不過是化明爲暗，約制其造反夥伴將叛亂降低，並隱藏在「民族解放」鬪爭背後。因爲中共一直認爲東南亞區域必須置於它的勢力範圍，祇有讓它支援的各國共奪得政權，此項企圖方可實現。

我們早就指出過：中共對東南亞的政策，是以扶植各國共黨奪取政權爲長程目標。爲了防阻此一地區的國家成爲其敵對集團的盟邦並以國土供作包圍大陸的基地，中共雖不得不與各國政府建交，但這祇是暫時的手段，斷不會犧牲其長期苦心培養的舊友而迎合新交的要求。周恩來已明言：「政府與政府間的友好，不能影響黨對黨的國際義務」，鄧小平在訪泰時，公開表明范文同保證河內不再支援泰共，乃屬口是心非，他不願開出同樣的空頭支票^⑬，在北平經常與鄧小平等舉行過中馬共聯席會議的馬共主席，竟以斬釘截鐵的語氣，斷定北平決不會停止對其東南亞造反夥伴的支援，正是對企圖以聯合反霸換取北平斷絕對各國共黨支援者，給予當頭棒喝。

北平籠絡「東協」，乃以泰國爲優先。自越共侵棉迫泰以來，雙方冠蓋往來尤爲密切，且表明將採取軍事合作，對曼谷所要求的斷絕對泰共支援，中共雖祇虛與委蛇，但自前年八月開始，泰共設於雲南的「泰人之聲」電臺即已停止廣播，可見泰共已受到了北平的嚴格約制，也是它遷就曼谷要求的說明。不料上年十二月下旬，已經停播了十七個月的泰共電臺又恢復了廣播——重新煽動泰人參加共黨推翻「反動政府」^⑭。當時爲趙紫陽即將訪泰前夕，正是中共加緊拉攏泰國唯恐不及之時，北平爲何不繼續

註⑫ 同註④、元、十、第七版。

註⑬ 「鄧小平訪問東協三國之評價」，本刊，第十八卷、第三期、拙著。

註⑭ 八法新社V曼谷電，一九八〇、十二、卅一。

約制泰共停止廣播？這顯然是由於馬共主席回國投誠，使得長期留在大陸的泰共份子，認爲其前途已被中共換取曼谷的友誼而犧牲，在他們情緒低落的情況下，中共遂不得不讓其電臺恢復廣播宣傳，藉資安撫。

依照中共的慣技，每逢它與東南亞各國政府的關係有所進展之際，必將支持其共黨顛覆叛亂升高，藉以表明它斷不會爲迎合新交而放棄支援舊夥。並用以鞏固它對各國造反夥伴的領導權。泰共電臺在趙紫陽訪泰前夕恢復廣播，更可證明北平在謀求與「東協」共同反霸的前題下，雖不能不約制各國共黨，但到了它們情緒低落時，亦祇有支援它們蠢動。誠然，這批共黨的「武鬥」目前都已無法升高，但據穆沙指出：中共已指導它們改變方式——尤其以「民族解放」鬭爭爲掩體。可見排華風潮、及泰、菲南部回民分離叛亂陣營，正是共黨滲透利用的對象，各國當軸，爲了防止赤禍，對少數民族問題，斷不能等閒視之。泰國政府採取的反共新政策，以澄清吏治，照顧貧民生活等，置於剿共軍事之先，正是對症下藥的一端。

(七) 根除共禍須爭取羣衆支持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東南亞赤禍的來源。卅多年來，馬列信徒在大陸的倒行逆施，已造成了天怒人怨，在我反共基地實施三民主義建設的光輝強烈照耀下，更爲穆沙所指出的，顯示了共產制度已成枯萎之花，凡是到過大陸的人，都有此同感，再就印支三邦而言，自一九七五年三邦次第變色後，廣大人民所受共產政權的殘酷統治以及水深火熱的痛苦，早已使此一區域自由各國朝野，更加了然於在共產制度下的世界實爲人間地獄，斷不是馬列信徒所宣傳的天堂。

過去在東南亞思想左傾以至參加共黨組織的人，或如穆沙一樣，誤認爲在共產制度下的社會，都是公正公平，人人都可豐衣足食，不會再有剝削與壓迫。這些幻想與錯覺，都已由赤化後中國大陸及印支三邦慘狀所戳穿，先前的思想左傾者，再也不願作爲共黨的同路人，至於已被裹脅入共黨的人，雖在賊船中身不由己，但思想信仰已經動搖，祇在俟機走向自新之路。此外是少數民族感到遭受歧視而不平，以致共黨得以從中煽動利用，用「民族解放」而掩護「階級鬭爭」，這是東南亞各國共黨的一貫手段，不過在當前也出現了反擊它此一統戰的契機。

向東南亞傳播馬列種籽乃至哺育各國共黨的中共，都是憑藉遍佈此一地區的廣大華人。尤其在各國獨立之後，華人多感到待遇不平；一經北平煽動，偏激者更誤認一旦到了北平扶植的當地共黨奪得政權，華人地位必可提高，所以不惜參加共黨或予以同情接濟，惟自印支三邦共黨當權後，華人首先遭到清鬮驅除，尤其越南華人所受到的歧視虐待，迫使他們不得不冒九死一生泛海逃亡，以致生活在東南亞自由國家的華人，面對以華人爲主的越南難民，更覺悟到由中共卵翼而成的共黨到了奪得政權後，華人反而會首遭其殃，如果不能協助政府清除共禍以保衛自由，便無異爲自己斷絕生路。所以爲東南亞自由國家開啓了根除共禍新契

機的，正是中共及經它哺育而成的印支共黨。

馬泰共雖迷信武鬪奪權，在山區建有武裝叛亂基地，但所依賴的，仍是廣佈在社會各階層的同路人，以他們爲觸角眼線及取得生活供應品和戰略物資。政府剿共，必須首先爭取到羣衆的有力支持，使它伸入社會的路線因而切斷，方可堅壁清野，造成隱蔽在山區的叛徒孤立無援，便唯有束手待斃或自動投誠，穆沙回到馬共基地後的決意自新，固然是出於他在北平時即懷有此念，但在馬共基地所親眼見到的補給困難——由去年底霹靂州首席部長卡里夫所發現的——馬共在山區靠獵殺猴肉爲食^⑮——自知在山區已面臨絕境，以致加強了其投誠的決心所使然。可見廣大人民由共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及印支三邦所呈現的一片黑暗，在覺醒後不再對共黨表同情的羣衆，對叛徒的壓力之嚴重，超過了剿共的重兵，所以各國政府，必須更進一步爭取人民支持剿共。

(八) 結 論

誠然，東南亞各國共黨雖都有組織設在北平，但其領導人已難免都懷有像馬共主席穆沙同樣感想——認清共黨祇能曇花一現已趨於凋零，遂不能不有回頭是岸的打算，尤其面對中共爲了與「東協」聯手反霸，乃不惜犧牲造反夥伴的前途，更會使被羈留在大陸上的各國共黨核心份子，益加盼望能够回國自新。不過在經過穆沙投誠的教訓後，中共再不會放虎歸山，而且也有留住他們的理由，及已安排好讓其捲土重來的新策略。

中共拉攏「東協」反對蘇俄夥同越共在東南亞建立霸權，且以推翻寮、棉傀儡及河內親俄政權爲號召，惟其目的並不在恢復三邦的獨立主權，而是企圖造成三邦都能出現由它所扶植的共黨傀儡，棉共領導人在高棉反越聯合陣線政府成立後，既已聲稱將托庇於北平，寮共以豐沙里爲基地的親「華」派，其實力都早已退入雲南，而越共反對走親俄路線的領袖黃文歡，更爲北平企圖護送回越作爲取代黎笋的繼承人，且在大陸早有由中共裝備訓練的三邦武裝部隊。一旦蘇俄在印支的勢力被迫撤退，河內親俄政權垮臺，三邦即將淪爲中共的附庸。馬、泰、新、緬共黨便可再藉中共重開的寮棉輸出戰爭口岸捲土重來，這對「東協」與中共聯手「反霸」的立場而言，正是引虎拒狼，自招其禍，細味穆沙所指出的，中共對東南亞的政策，斷不會放棄支援各國共黨奪取政權，實是給沉迷於引中共以制俄越者的棒喝。

註⑮ 中央社V吉隆坡A美聯社V電，一九八〇、十二。